

海飘雪◎著

UNLITTHORPT  
SHEJIAHU

# 月锦绣

# 木槿花西

3

我不向往天堂，  
如果那里没有你，  
再美的天堂也阻挡不住我寻你的脚步；  
我不惧怕地狱，  
如果你在那里等我，  
地狱也会是我梦中的天堂！

晋江原创网  
HTTP://WWW.3BOOKS.NET



作家出版社



海飘雪◎著

ISBN 978-7-309-07472-2

# 木槿花西

③

# 月锦绣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木槿花西月锦绣. 3/海飘雪著. -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8. 6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364 - 0

I. 木… II. 海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89306 号

## 木槿花西月锦绣 3

---

作者: 海飘雪

责任编辑: 李宏伟

特约监制: 孟 祎 杨 俊

特约编辑: 华 蓉

装帧设计: 80 零·桃子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66 × 235

字数: 398 千

印张: 21

版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364 - 0

定价: 28.80 元

---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 99 章. 何当与君期(二) · 090

第 100 章. 何当与君期(三) · 095

第 101 章. 何当与君期(四) · 099

第 102 章. 何当与君期(五) · 105

第 103 章. 何当与君期(六) · 109

第 104 章. 何当与君期(七) · 113

第 105 章. 疑变弓月城(一) · 117

第 106 章. 疑变弓月城(二) · 122

第 107 章. 疑变弓月城(三) · 127

第 108 章. 疑变弓月城(四) · 132

第 109 章. 疑变弓月城(五) · 138

第 110 章. 寒蟾不住鸣(一) · 143

第 111 章. 寒蟾不住鸣(二) · 148

第 112 章. 寒蟾不住鸣(三) · 154

第 113 章. 寒蟾不住鸣(四) · 159

第 114 章. 寒蟾不住鸣(五) · 163

第 115 章. 本是同根生(一) · 168

第 116 章. 本是同根生(二) · 172

## 第三卷 · 昨夜寒蛩不住鸣 · 001

第 82 章. 又绿江南岸 · 003

第 83 章. 京华漫烟云(一) · 010

第 84 章. 京华漫烟云(二) · 014

第 85 章. 试问卷帘人(一) · 019

第 86 章. 试问卷帘人(二) · 025

第 87 章. 试问卷帘人(三) · 033

第 88 章. 试问卷帘人(四) · 037

第 89 章. 花心似我心(一) · 041

第 90 章. 花心似我心(二) · 046

第 91 章. 花心似我心(三) · 052

第 92 章. 花心似我心(四) · 057

第 93 章. 花心似我心(五) · 061

第 94 章. 却把花来嗅(一) · 065

第 95 章. 却把花来嗅(二) · 070

第 96 章. 却把花来嗅(三) · 075

第 97 章. 却把花来嗅(四) · 080

第 98 章. 何当与君期(一) · 087



目  
录

- 第 134 章. 长恨水长东(四) · 252
- 第 135 章. 长恨水长东(五) · 257
- 第 136 章. 长恨水长东(六) · 262
- 第 137 章. 长恨水长东(七) · 266
- 第 138 章. 长恨水长东(八) · 271
- 第 139 章. 长恨水长东(九) · 275
- 第 140 章. 长恨水长东(十) · 282
- 第 141 章. 长恨水长东(十一) · 286
- 第 142 章. 长恨水长东(十二) · 291
- 第 143 章. 花开花落时(一) · 297
- 第 144 章. 花开花落时(二) · 303
- 第 145 章. 花开花落时(三) · 308
- 第 146 章. 花开花落时(四) · 313
- 第 147 章. 花开花落时(五) · 317

尾声 · 326

- 第 117 章. 本是同根生(三) · 176
- 第 118 章. 本是同根生(四) · 181
- 第 119 章. 本是同根生(五) · 185
- 第 120 章. 本是同根生(六) · 190
- 第 121 章. 本是同根生(七) · 194
- 第 122 章. 本是同根生(八) · 200
- 第 123 章. 本是同根生(九) · 205
- 第 124 章. 本是同根生(十) · 210
- 第 125 章. 本是同根生(十一) · 213
- 第 126 章. 本是同根生(十二) · 217
- 第 127 章. 惊回千里梦(一) · 223
- 第 128 章. 惊回千里梦(二) · 227
- 第 129 章. 惊回千里梦(三) · 231
- 第 130 章. 惊回千里梦(四) · 235
- 第 131 章. 长恨水长东(一) · 239
- 第 132 章. 长恨水长东(二) · 243
- 第 133 章. 长恨水长东(三) · 248

第三卷 · 散文精选



昨夜寒蛩不住鸣



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

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

能不忆江南？

永业九年二月第一场春雨，下得有些急，顺便奇怪地夹着些细小的冰豆子，砸得人脸上微微疼了些。京口古城的绿意似乎被催动了起来，就连青石板的缝隙里，那野草也被连下几天的春雨催促得渐渐冒了尖，挣扎着迎来了自东庭北方三年大旱后的第一个春天。西津大街上行人早已奔到檐下躲雨，小贩见天色已晚，也早早收了小车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平日热闹的街上，空空如也，唯有头上插根稻草的豆子，守在一具腐烂的男尸首旁，举着一块木板，“卖身葬父”。

冰豆子下完了，那春雨淅淅沥沥地照常下着，山东府这三年大旱，粮食颗粒无收，朝廷赈粮迟迟发不下来，豆子一家只好将两亩薄田贱卖给大户，自前年，豆子一家贫病交加，接着卖房，卖家什，能卖的都卖了。去年，一家四口从山东府往瓜洲逃难，几个月前，娘亲死在逃难路上，紧跟着姐姐被马贼掳去了，然后八天前，爹爹终于也去了。

雨淅淅沥沥地往下倒着，豆子饿得脸皮发青，眼前全是一片灰暗，他张口接了些雨水，将破草席往爹爹的身体上拉了拉。

几个书生顶着油伞，一路上咒着这个鬼天气过来，豆子强忍着胃中的翻腾，精神地坐直了身体，可惜那几个书生在他面前目不斜视地如风而过，没有停留半刻，豆子失望地缩回了身体，望着远去的人影，忽发奇想，爹爹会不会醒过来，然后带着他就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回山东去呢？

远远的青石板的街道上出现了一辆疾驰的马车，朱漆红顶，马车前后各有两个劲装



骑士，骑着四匹高头大马，神色严峻。

豆子忽发奇想，反正今天自个儿再卖不出去，横竖也是一死，不如冲上试试运气，实在不行，死在这辆车下倒也便宜了事，好去找爹爹，娘娘还有姐姐。

他见那马车近了，一下子冲了上去，马受了惊，直立起来，他闭上眼睛大声说道：“大爷，请买了小的去吧。”

驾车的马夫揭开向斗笠，露出老鼠一般的眼睛，吓了一跳，操着浓重的黔中口音，怒喝道：“哪里来的小子，不要命啦？”

话音未落，左侧早有一个骑士出列，提起豆子的前襟，把他从马蹄子底下险险地捞了出来，却见是一个面目十分清俊的青年，神色冷峻：“快回话，你是何人，敢拦我家主人的车辇？”

豆子忍住难受，他看到辕轴上隐约刻着一个他不认识的古字，不由流泪道：“求爷买了我，好让我葬了我爹爹，愿为大爷做牛做马……”

“小放！出什么事了？”一阵柔和的声音从车辇里传来，豆子一愣，只觉得这是他听过的最好听的声音，却又无法肯定这声音是男是女，“张太守有急事相邀，莫要误了时辰。”

豆子暗想，莫不是一位夫人吧？可惜握着他的大手太紧了，在他失去知觉前，心里还想着他们会不会将他和爹爹葬在一起。

一阵香气中，豆子幽幽醒了过来，却见自己正在雕梁画栋的一间雅居里，房里熏着一种他叫不出的香，只觉通体舒畅，床头坐着一个极美的女孩，也就十四五岁的样子，一双杏花似的双瞳正水灵灵地瞅着他，豆子不由想，莫非是自己死了，不然哪里会到这样漂亮的屋子里！想到这里，豆子不由得脱口而出：“神仙姐姐，这里是哪里？”

那个女孩咯咯笑了半天才道：“真没想到你这个呆孩子，还这么会说话，这是墨园，乃是我家先生在京口的别苑，我叫小玉。”

“小玉姐姐，你家先生是谁？我怎么会在这里呢？”

“我家先生姓君名莫问，你在街上卖身葬父，撞上我家先生的马车了，你忘了吗？”

豆子想起了来龙去脉，想起爹爹，便一跳而起：“我爹爹他？”

小玉凝住了笑脸：“我家先生敬你是个孝子，已经将你爹爹好生安葬了，你身上有些痲病，昏迷这几日，我家先生请了郎中替你看过了，再吃服汤药就好了。”

小玉看了看沉默的豆子，递上一碗药：“别难过了，我家先生是好人，不会为难你的。我叫小玉，也是一个孤儿，你莫要担心，你若不喜欢跟着我家先生，当面告诉他就好，他会派人送你回老家的。”

豆子闷着头喝着药，然后问道：“你家先生可是江南有名的丝茶大户，君莫问？”

“对，我家先生在东南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不想连你这个小小毛孩子也知道。”

“我爹爹曾对我说过，有同乡在逃难时都说南方君爷施粥，我们还本想往南逃难去的。”豆子喃喃地说道，头又开始昏了起来，小玉说他还没好净，便又嘱咐他躺了下来。

过了几日，豆子出得房门，跟着小玉穿过一个葱茏的花园，却见绿枝舒展，鲜花竞相怒放，处处姹紫嫣红。小小年纪的他竟然也惆怅地感到原来春天已来了。

经过一个回字廊，来到一间大房，小玉嘱他在外间静静等着，自己转身出去了。水晶珠帘外站着那个在大雨中拎起他的健壮汉子，他记得小玉说过，这是君先生的齐姓护卫。

齐护卫的双目正犀利地向他射来，他不由打了个哆嗦，赶紧低下头，一会儿，里面唤茶，小玉诺了一声，叫豆子好生坐着，转身出去，过了一会儿，乖巧地托着个红泥漆盘，上面放着两杯茶进来，水晶珠帘微晃着，豆子大着胆子抬起头看了一眼，却见一人身穿家常团福字缎白衣，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账册，旁边坐着一个没见过的青衣斯文青年，两人时而细声细语地谈着，时而敛声看着账册。

内间的青铜双螭圆耳大熏炉燃着那种豆子已经习惯了，但依然不知名的香，一个金色的大柜子下面还挂着一个金色的坨子，来来去去地晃着，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，正当他昏昏欲睡时，那个大柜子发出沉沉的当当声，豆子猛地惊醒了，吓得叫了一声，从椅子上跌下来。

“外面是何人？”水晶帘中发出问声，门外那个健汉回道：“回主子，是上次卖身葬父的孩子，今早您还说要见呢！”

里面说了声，好，把他带进来吧。小玉便过来领豆子带进里间，豆子跪在那里，只觉得那两人在他脸上睃巡着，心中慢慢忐忑不安起来。

“抬起头来？”一人柔声说道，豆子记得正是那日雨中的马车里传出来的声音。

他抬起头来，却见两个白白净净的书生坐在灯下，右面一人圆脸，剑眉星眼，甚是斯文俊美，面上虽笑着，可那眼神却没有笑意，左面一人的五官远不及右面的青年俊美，甚至那个凶巴巴的齐侍卫都要比他好看得多，可是那人在灯光下的那丝笑容，却是眉在笑，眼在笑，整张脸都柔和地笑着，让人感到说不出的舒服，他对豆子开口言道：“你身体好些了？”

豆子记起了这正是那个雨天，车厢里传出来的声音，心想这便是君莫问了，便恭敬地叩了一个响头：“多谢君爷救命之恩，豆子好多了。”

那人点点头，又问道：“你可曾看过你的父亲了？”

豆子含泪点点头。

君莫问又陆续问了他大名，哪里人氏，今年多大，可识过字，豆子老实地一一答来，大名田大豆，山东潍县人氏，今年十一岁，不曾识字等。



君莫问又问他可有亲戚，豆子抹着眼睛摇摇头：家中亲戚都饿死、病死得差不多了，他们一家就是受不了才逃荒出来的。

君莫问轻叹一声：“我缺个书童，你可愿意跟随我？”

豆子点点头：“跟着君爷是豆子的福气，豆子愿为您做牛做马来报答您。”

于是豆子开始了君莫问的书童生涯，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每天晚上小玉会教他识字，小玉告诉他，她的学问可都是君莫问教的。

清晨一起床，那个齐放会来教他武功，说是身逢乱世，都必须会些武才能保护君莫问和自己，就连小玉那样的女弟子也会几招。他便专心习文练武，尽心伺候君莫问。

渐渐地君莫问让他成了近侍，每天随着君莫问跑前跑后，他虽然年幼，也能发现君莫问果真与众不同，商家谈判无不是微笑应对，其经营方法出奇制胜，常有人评其经商手腕翻遍史书，亘古未见，偏又在商界信誉颇高，货物的质量也比一般谋国难财的商人要好得多。

东庭内战连连，各地诸侯割据，窦氏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广占巴蜀与北地，原氏拥靖夏王雄据关中，打着“清君侧，诛窦氏”的旗号，于永业五年攻山东府，后又退至路州，不断侵吞中小诸侯，往宛城进逼。

中原久为邓氏流寇所霸占，永业七年为吴越太守所灭，窦氏于永业七年十月攻河南宛城，相占领东处，东南北三处夹击原氏，踏雪公子巧妙地牵制住了窦氏前锋主力，清泉公子得以乘机开进十堰，中断截击窦氏，原氏损一万兵马，窦氏损三万兵力，然张之严乘机偷袭宛城，清泉公子吞并郑州，与张之严对决宛城近一年，耗费无穷的兵力，于永业八年十月签订停战的宛城条约，原氏与张氏以商丘、宛城一线为界，同年五月与窦氏暂时停火，永业九年，三大诸侯过了一个难得的和平新年。

君莫问是第一个敢于在战乱中前往国际贸易的人，开启了闽南的茶叶、棉布同东吴的丝绸互换的商路，为此赚了大钱。

他待周围任何人都很和善，连下人也相当礼遇，身边有四个贴身侍卫，齐仲书，朱英，君春来，君沿歌，四人以齐仲书为首，那个君春来也算是他的大师兄了，为人非常好，总是笑嘻嘻的，而君沿歌则满肚子坏水，每到练武就要跑肚拉稀的，但是真有匪人来袭，也是满面狼戾。后来豆子才明白，这里所有人都和他本人一样，有着一肚子的苦水，君莫问对他们都有恩。

君沿歌和君春来是自家堂兄弟，同君小玉，和那车夫君二盛也连着亲戚，却是南诏光义王刀下的孤儿，而酒瓶朱英家中遭乱军侵袭，家人全死在战乱中，而他仗着武功才逃得一命。

上次在书房里见到的另一个年轻人，姓孟名寅字夏表，乃是君记瓜洲总号的大管

家。他看豆子的目光总是带着深意。他前往京城科考却碰到洛阳五君子事件，只因他和周朋春乃是同乡，便被抓了起来，酷刑审查过后，他虽被放了出来，却被狱卒打成个太监，时间已过了科考，恰巧黄河发大水，将他的家全淹了，他急得要投水，又被君莫问的妻子救下，后来跟着君莫问成了个大能人。

跟得久了，豆子也听到了君莫问的一些负面的风言风语。传说他是个有名的妻管严，他的发妻，名唤朝珠的，传说是紫眼睛的绝色美人，两人还有一个独生女，但极之好妒。

偏偏君莫问为人非常好色，家里养了一大堆姬妾不说，外面盛传这四个贴身护卫和他的大管家都是他的私人男宠，平时还好变童，于是两人经常吵闹不休，后来那个老婆被君莫问给气得回老家，偶尔才会过来看看女儿。

后来豆子搞清楚了变童的意思，心中怕得要命，难道那君莫问也会将他变成变童吗？

京口的事告一段落，君莫问带着家人，包括豆子一起回了瓜洲，豆子从小生长在内陆之地，这是第一次看到水域如此浩渺的长江，不免有些新奇，趴在船沿上兴奋地瞅着，君莫问临风站在另一叶舟头，唇边含笑，漫声吟道：“京口瓜洲一水间，钟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？”

他那宽大的袍袖随风飞舞，虽是头顶梳着个髻子，只用一根东陵白玉簪簪住，后面未束进的长发沾着长江的水汽，随风逆飞，豆子看得呆了一呆，心里竟然会有种感觉，这个君爷真像姐姐一样好看哪。

到了瓜洲繁华之地，治明一条街的商铺一路鞭炮不断，原来全是君记的产业，里面的掌柜的都站在街口恭敬地对他们这一行人弯腰行礼。豆子坐在马上不由又惊又喜，又有些莫名的骄傲，君莫问也不出面，齐放只顾冷着脸机警地看着四周，也不还礼，一队人马扬长而去。迎面全是小孩子叫着君爷万福，那君莫问从轿中出来，乐呵呵地撒着一把铜钱，看着孩子们高声欢呼，撅着小屁股在地上捡着钱。

豆子随君莫问一众，来到一所从未见过的气派大院，朱门铁钉，兽口衔着大铜环，进得院落，过了画着富贵牡丹的大影壁，却见器宇轩昂，金灿灿的琉璃瓦在阳光下耀着豆子的眼，一路仆从恭敬相迎，但是没有下跪，君莫问也含笑地看了一众仆从，来到蝴蝶厅，四五个姬妾凭空出现，围着君莫问一阵娇声嗲语的，君莫问便笑着把一大堆礼物拿出来，几个女人眉开眼笑地一抢而空。

然后他又带着豆子前往一座安静的小院，那院落上镶着块匾：“希望小学”。

君莫问叫了声“下课啦”，一大堆小孩拥了出来，从四岁到十几岁都有，齐齐叫着先生，君莫问便哈哈笑着检查着几个适龄孩童的学业，豆子心想，莫非这就是君莫问的变



童们，一问之下才知道，原来这些孩童竟然全是君莫问走南闯北时捡来的孤儿。

最后从树上倒挂下一个小女孩来，头上梳着双髻，单眼皮的双瞳却如黑宝石般熠熠生辉，灵动清澈，她甜甜地叫了声：“爹爹你回来啦。”

君莫问便哈哈笑着把那个女孩倒拖下来，宠溺地叫着她小猴精，查课业的时候怎么不下来啊。豆子想这一定是君莫问的爱女，小玉口中的夕颜小姐吧。

果然君莫问就把豆子带到小孩群面前：“这是田大豆，大伙的新朋友，大家一定要好好和新同学相处啊。”

众人点点头，几十双眼睛骨碌碌地盯着他看了又看，然后齐声叫着田大豆好，豆子结结巴巴地说着：“小……小姐好，大……大大家好。”

齐仲书同君莫问最是接近，每每吃饭，齐仲书定然要严格检查一番，亲自品尝，一开始豆子还以为是查毒，后来才明白原来还怕放了辣椒末子，这时好脾气的君莫问也会大发雷霆：“你君爷我，好歹也是东南一霸，东吴太守的结拜兄弟，南方君家的理财顾问，难道还不兴吃点辣子啦？齐仲书，你有种，这个月工钱你别想领了！”

遗憾的是尽管君莫问在那里气得跳上跳下，而那齐仲书永远是面无表情地继续查毒和辣子。

君莫问好青楼风月之地，生意也往往在那里说成。他常常叫那个头牌花魁悠悠相陪，据说他花重金从姑苏买下来的，偶尔醉了，便会夜宿悠悠的琼花小筑，齐仲书或朱英便在房外守一宿。

一到七夕，君莫问那个紫眼睛的老婆必会出现，豆子看得眼都直了，从没想到这世上还有这么美的人，而她后面总跟着一个相貌奇丑的健壮女侍从。

那朝珠夫人美则美矣，浑身上下却流转着一种很奇特的邪气和血腥，令他无法不打着战。

朝珠夫人不过是轻唤一句，你叫什么名字，豆子却感到来自朝珠夫人身上那莫名的压迫感，他赶紧结结巴巴地报上自己的大名。

君莫问虽然还是自如笑着，眼神却也藏着紧张和恐惧，齐仲书也会浑身紧绷地待在屋外，不过一般夕颜小姐会偷偷溜进他们的房间，然后便会从屋里传来小丫头哇哇大叫和缠着朝珠夫人要礼物的声音，三人在屋里闹腾一阵，到了半夜一家三口才吹灯睡下。

然后天刚破晓，朝珠夫人会一脸冰冷地离去，偏偏又一步三回头，看着君莫问的眼中总是有着一丝落寞，一丝伤心，一丝无奈和无限柔情。

等到上元节，君莫问必会喝个烂醉，还常常哭花了脸，口中叫着非什么的，有时是“非角”，有时是“会白”，齐仲书也总是叹着气把他抱回房间，让小玉伺候。

豆子没敢开口问，后来才知道那根本是朝珠夫人给君莫问专门配的米酒，酒劲极浅，为何君莫问会醉成那样呢？

豆子平时也总在想着，啥玩意儿是“非角会白”呢？敢情是君莫问的仇人吗？



永业十年三月初九，京都满城春色宫墙柳，东风过处，昭明宫春意盎然，姹紫嫣红，然而那满城的春意到了毓宁殿，当朝天子熹宗的寝宫前，便骤然失去了颜色，再浓的花香亦无法舒展太医们眉头皱起的川字。

外殿正坐一个，面色焦急，着礼部一品朱袍，姓窦名亭字云兼，正是当今礼部尚书。

窦亭年方二十八岁，出身光耀的窦氏家族，当今权相窦英华是本家亲表哥，六宫之首的皇后窦丽华的亲表弟，本人长得一表人才，七年前高中状元时，金銮殿上熹宗皇帝和蔼可亲地为他簪上金花，这几年也凭着过人的才华，频频应召出入宫殿伴驾，这几年窦亭看着熹宗的笑脸一天比一天少，一天比一天老去，明明只有二十八岁的熹宗却如四十岁一般老成，心中隐隐地难受起来，犹记去年中秋，自己陪着熹宗于太液池泛舟赏月，窦亭借着三分醉意，念着一句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

熹宗惊艳道：云兼的诗词真乃人间一绝。

窦亭不由惊得满面是汗，因为此句并非他的诗作，而是出自一本《花西诗集》。

窦氏夙敌原氏踏雪公子为了纪念死在逃亡路上的爱妻花西夫人，便将其诗词连同自己写的一些诗词编订成集，取名为《花西诗集》，民间读之无不动容，流传甚广，然而在北东庭，《花西诗集》却是禁书，窦亭便压低了声音，告诉熹宗《花西诗集》的来历，熹宗亦是喜好诗文，直在那里感叹，果真是红颜薄命，不想这原家却有如此痴情的男子，过了许久，又望着明月暗叹：“既然原家有踏雪如此痴情，时至今日，未娶一妻，那淑仪嫁得原非清应是不错，只是淑环前往与西突厥和番，嫁给阿史那撒鲁尔，而西域诸地战事频繁，颇让朕担心。”

窦亭安慰熹宗：“那撒鲁尔虽是原青江在西域的私生之子，但毕竟有汉家血统，且又在西安长大，公主应是也过得不错吧。”

话未说完，熹宗已然吐了一口鲜血。窦亭大惊，正要唤内侍监，却被熹宗唤住：“云兼莫去，想我此等轩辕氏的罪人，理应早死以谢祖宗，此事若为英华所知，天下岂非大乱？”

当晚他回到府邸，却是夜不成寐，偷偷取了《花西诗集》，第二日称到宫里看望皇后之际，塞给了熹宗，七日之后，却听宫里传来消息，皇后与皇帝吵了一架，只为了熹宗痴迷于一本诗集而三日不曾临幸皇后的风藻宫，而那本诗集，正是窦亭送给熹宗的《花西诗集》。

为此，窦亭被罚减去半年薪俸，停职在府中面壁思过。

此事在朝野轰动极大，令窦英华震怒的是自己的本家表弟往宫中送禁书，差点引起了新一轮的焚书坑儒。

然而，从此以后，熹宗的身体却每况愈下，这一日他终于被解了禁，遵奉伴驾，熹宗笑着对他说道：“云兼可来了，这几日皇后总算良心大发，不再禁朕的《花西诗集》了，朕这几日总在想里面的一句：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”

窦亭的心中却是一凉，皇后为何不禁熹宗的《花西诗集》？

熹宗无限遗憾地说道：“听说那花西夫人，去世时年仅一十六岁，一个一十六岁的韶龄妇人会写出这样的诗句，亦难怪踏雪公子听到英华将这花西夫人送与段世子时会如此伤心，气得病倒在床榻之上，这几年听说一直隐居秦中，供奉爱妻的牌位，并未再娶，如此人才，虽是原逆的妇人，英华确不该将其做和番的礼品送与大理，她当真是为保贞节，死在路上了吗？”

窦亭轻叹一声，垂目道：“臣听闻窦相本来是想留下花西夫人的，孰料花西夫人不但拒降，终日啼哭不停，彼时大理段世子正好同南诏段氏分裂，投靠在窦相的巴蜀官邸，一眼看上了花西夫人，窦相便应允了，那时南诏步步紧逼，大理段世子无暇顾及花西夫人，她便趁机在投宿的客栈中放火自尽了。”

熹宗连唤可惜，顿首叹息道：“好一个贞烈的夫人啊……朕理当封其为……”

熹宗没有说下去，因为皇后不知何时阴着脸站在那里，窦亭以为这位醋劲十足的亲表姐会大大发作一番，没想到窦皇后像是想起了什么，只是黯然叹了一口气，上前拉拉皇帝的明黄锦被：“陛下若想追封花西夫人亦不是不可，只是要先养好身子。”

熹宗笑着说道：“丽华，朕知道这身子是好不了了，只是想着若能见一面花西夫人，能向她探讨如何写出这惊世绝艳的诗词，当是此生无憾事了。”

熹宗拉着皇后的手，让她倚在他身边，笑道：“你看这一首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……多像朕第一次见到你的样子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熹宗已口吐鲜血，皇后大声地唤着太医，泪如泉涌……

窦亭急忙被请了出去，几个太医沉着脸上前诊脉，扎针灸，灌药汁，宫娥捧着明晃晃的御用之物来去不停，那琉璃珠帘焦躁地不停晃动，如人心浮动。





不一刻，窦英华携着六部重臣一个个都来了，让窦亭感到意外的是连翰林侍讲学士冯章泰也来了。

这冯章泰是现今朝中唯一活着的大儒，乃是已故礼部尚书陆邦淳的同窗，陆邦淳为首的清流一党遭迫害时，受了牵连，由二品大员削职为民，后因其盛名，窦英华的一个本家表弟亦是冯章泰的女婿，不断求情之下，才仅仅恢复了他翰林院大学士的清苦闲职。冯章泰本来百般推辞，甚至自毁右手拒不复出，后来却抵不过窦家对其家眷百般虐待，方才应了这个虚职。

窦亭暗忖，皇帝病重，六部堂官和相爷前来倒也罢了，为何这贬为翰林学士的旧臣也被召进宫门呢？

本朝向来只有起草极重要的公文诸如登基诏书，废立后宫，召见使节等，方才命翰林侍讲学士在外候命，再说窦相一直不喜欢这个倚老卖老的冯章泰，何故叫来此人？

他又在外间坐了很久，终是忍不住站了起来，就要往里走。

“窦大人，且慢。”冯章泰的脸上沟壑纵横，双目却异常的明亮，他的一只干爪般的右手如风中秋叶，病态地颤抖着，他静静地对窦亭微笑，轻道，“窦大人，千万莫急，窦相爷正在与陛下商讨大事，稍后便好。”

窦亭额头青筋隐现，望着冯章泰半晌，暗叹一声，复又坐了下来。

放眼望去对面三人皆着赭红正一品官服，正低声交谈，声音虽轻，仍能分辨出那内容竟然是最新得了一尊前朝的青玛瑙玉熏炉，眼神间尽是兴高采烈，却无半点为人臣子的恭敬之色，焦急之意。

工部尚书卞京、兵部尚书刘海皆出于窦氏，户部尚书高纪年素有攀附劣迹，正在进宫路上的刑部尚书殷申亦为窦氏亲点，吏部尚书周游嗣已有半年称病不出。窦亭怒从心头起，恨不能将这些攀附权臣，唯利是图之辈立刻斩杀殆尽，整肃朝纲，还政于熹宗。

忽而又想起比之任何人，自己偏偏最是摆脱不了一个窦字，不由心中又一凉。

对面三人看了看窦亭，碍于窦氏的面子，刘海赔笑道：“窦大人，冯大人言之有理啊，且稍等一下罢。”

此时，珠帘后发出一阵怒斥，似是皇后的声音，窦亭心中疑云重重，皇后虽然仗宠恃骄，但从来不会在皇上面前发出如此大呼，窦英华亦在内殿，不知发生了何事，此时又有器皿狠狠撞击金砖之声伴着宫人恐慌的惊呼传来。

窦亭不由“哗”地站起，冯章泰亦满面焦急地站了起来，右手更颤，胸膛起伏。

不久，伴着悦耳的轻响，一人缓缓从琉璃珠帘中信步踱出，正是当朝权相窦英华，众人恭敬地揖首，窦英华拿着一方绢帕，轻拭白嫩的脸颊上几点褐色的药汁，冷冷道：“云兼，冯大学士，进去好生劝劝皇上签了遗诏吧。”